

孤独的人生：霍桑传

Hawthorne: A Study in Solitude



[美]赫伯特·戈尔曼 著
刘赫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Hawthorne:
A Study in Solitude

孤独的人生：霍桑传

Hawthorne: A Study in Solitude



[美]赫伯特·戈尔曼 著
刘炜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人生:霍桑传/(美)戈尔曼著;刘炜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307-15256-4

I. 孤… II. ①戈… ②刘… III. 霍桑, N. (1804 ~ 1864) — 传记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6694 号

责任编辑:罗晓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字数:95千字 插页:2

版次: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5256-4 定价:1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译者简介

刘炜 (1967—) 女, 汉族, 湖北潜江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叙事学及高校英语教学。到目前为止已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独撰的论文十九篇, 其中核心刊物上发表五篇, 一篇被国际学术会议收录; 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二项。此外, 还在武汉市市级横向科研项目 *Changjiang Weekly* (《长江周报》英文版) 的出版发行中担任翻译和编辑工作。

赫伯特·戈尔曼 (Herbert Sherman Gorman, 1893—1954) 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 1918年来到纽约, 之后成为著名的评论家、传记作家、传奇故事作家和诗人, 活跃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文坛。在他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寓所里, 经常出现一些闻名遐迩的文学界人士的身影, 包括诗人兼小说家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诗人兼评论家威廉·露丝·贝内特 (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之兄)、女诗人埃莉诺·怀利 (威廉·露丝·贝内特之妻)、编剧弗洛伊德·戴尔、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和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尔·刘易斯等。戈尔曼曾经撰稿或者编辑过的报纸包括: 《纽约太阳报》、《纽约晚邮报》、《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戈尔曼是爱尔兰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的首位传记作者, 先后为他写下两部传记, 分别是《詹姆斯·乔伊斯: 前四十年的生活》和《詹姆斯·乔伊斯》。此外, 他还为其他著名作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撰写过传记, 比如《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 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美国人》、《亚历山大·仲马: 一位神奇的侯爵》、《苏格兰女王传》, 以及《孤独的人生: 霍桑传》等。除了名人传记外, 戈尔曼还创作过诗歌和小说, 出版过个人文学作品集, 如诗集*The Barcarole of James Smith*和惊悚小说*The Place Called Dragon*等。戈尔曼和其第一任妻子简·怀特·戈尔曼还编撰过一部新罕布什尔州诗人的诗集*The Peterborough Anthology*。其著述年表如下:

- *The Barcarole of James Smith*, 1922
- *The Peterborough Anthology*, 1923
- *The Procession of Masks*, 1923
- *James Joyce: His First Forty Years*, 1924
- *Gold by Gold*, 1925
- *A Victorian American,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926
- *Notations for a Chimaera*, 1926
- *Hawthorne: A Study in Solitude*, 1927
- *The Place Called Dragon*, 1927
- *The Incredible Marquis, Alexandre Dumas*, 1929
- *Cabala*, 1929
- *The Scottish Queen*, 1932
- *Jonathan Bishop*, 1933
- *Suzy*, 1934
- *The Mountain and the Plain*, 1936
- *James Joyce: A Definitive Biography*, 1941
- *Brave General*, 1942
- *The Wine of San Lorenzo*, 1945
- *The Cry of Dolores*, 1948
- *The Breast of the Dove*, 1950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1
第一节	1
第二节	5
第三节	8
第四节	13
第五节	23
第六节	28
第七节	37
第八节	46
第二章	50
第一节	50
第二节	57
第三节	61
第四节	69



第五节	76
第六节	86
第七节	95
第三章	107
第一节	107
第二节	116
第三节	125
第四节	138
第四章	150
第一节	150
第二节	157
第三节	164
译后记	171

第一章

第一节

在公元 1830 年以前，新英格兰的生活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僵化腐朽。两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英格兰人开拓进取，他们不断地开疆辟土、积累物质基础，在经历了与印第安人大小无数的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令人喜忧参半、结构松散的社会杂合体，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建立在所谓的清教黑暗传统之上、表面上统一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以严苛的清教思想为堡垒，本身并不强大，不足以在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特殊环境之后继续存在下去。只要清教的伦理道德一日主宰着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这一社会形态就会存续一日。在一个需要占领者们结成一个战无不胜的阵线的全新世界里，这种现象不无它令人赞赏的一面。这一社会形态就这样又延续了好几年，但是随着斗转星移，它却变得越来越枯燥、空洞，像



一个空壳。随着这个宗教堡垒的坍塌，随着这个迄今为止依然统一的道德思想的分裂，随着原始积累的终止和更高程度的物质发展的侵入，随着早期商业交流的萌芽、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大生意”，并且随着人们慢慢认识到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一点曾经朦朦胧胧地受到过怀疑！），这种社会形态日益遭到破坏，其全盘瓦解只不过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在公元 1830 年之后，新英格兰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除了在文学上表现为突然的爆发之外，这种变化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是逐渐展开的，越是临近美国内战（The 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时期，这种变化就越明显。在经济上，各种变化接踵而至，由此产生的极度躁动传遍整个社会，进而出现了数不清的政治党团和派系。城镇发展得十分庞大，对农村构成威胁，古老的生存格局就此部分地被摧毁。大批的爱尔兰人经过新英格兰的各个口岸涌进来，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与日俱增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活动。地位低下的新教徒与这些爱尔兰人之间的嫌隙进一步加剧，时不时产生一些骚乱。在更早的一些时候移民过来的新英格兰家庭里，人们时兴信仰唯一神教（Unitarianism），给这里增添了一种古老、强悍而且情感强烈的宗教——加尔文教（Calvinism）。正是加尔文教塑造了这里清教的社会传统，抛弃加尔文教转而信仰一种简单又乐观向上、认

为人性本善的教义，这使得新英格兰的道德面貌经受了一次沧海桑田的变化。这里不再是乔纳德·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那个怪异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向人们咆哮低吼，宣讲上帝将让有罪之人血流成河，将把他们悬挂在地狱的门口，就像把一只蜘蛛吊在一堆大火之上炙烤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牧师在用一些较为平和的观点抚慰他那些谨小慎微的教众。

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宗教思想变动不居，各种社会的重新组合正在萌动的时候，一群作家脱颖而出，他们像一股急流澎湃而至，成为当时传播进步思想的先锋。《贵格派教徒惠蒂尔》（*The Quaker Whittier*）于1831年率先面世，然后一部接着一部出现了更多的文艺作品，1834年，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出版了《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36年，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出版了《论自然》（*Nature*），1837年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出版了《重述一遍的故事》（*Twice Told Tales*），1838年是普利斯科（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的《弗第南德与伊莎贝拉》（*Ferdinand and Isabella*），到1839年，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发表了《夜之声》（*Voices of the Night*）。这种百花齐放的可喜势头持续着，毫无减弱的迹象，直到有一天美国内战的隆隆炮



火惊醒了人们，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更为急迫而可怕的事情上去。这次思想领域的繁荣也有一些非物质方面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其中之一，不言而喻，就是来自国外的影响。新英格兰一直以来就受到国外的影响，但在以前主要受到的是英国的影响。这一次，这种影响来自西班牙、法国，尤其是德国。因此也就涌现出一批新的学者，这些人不仅游历甚广，而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可能在清教传统中出生长大，年轻时可能并没有质疑过它，但是现在，他们却因为它正在衰退而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确实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可能会在某个风景名胜处生活许多年却未曾意识到它有多么美，因为这种风景已经成为他呼吸的空气，已经成为他全身心吸纳的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当这种风景受到外力侵犯而遭受破坏时，当地人就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身边环境的存在，受到触动，开始思考，并且关心一切与它相关的事情，以及它的不足之处。现在就成为他对比过去的一个视角，他因此有了一个比较的标准。1830年之后，聪明的新英格兰人能够（不太清楚地，并且有时还是潜意识性质地）看清他所处环境的方方面面，并紧紧围绕这些方面进行十分老到圆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显而易见的推理。如果说新英格兰本土文学是一个冰冷的、思辨性的湖泊，那么，这种推理就植根



在湖底那静谧的、道德的怀抱中。1830年以后，新英格兰人开始磕磕绊绊地探索自己的心路发展历程，并且有意或者无意地在滚滚洪流般出版的各种书籍中把它揭示出来。

第 二 节

对于新英格兰来说，文学不再完全是从英国盗版。确实有一段时间，新英格兰出版商们继续盗印在“母国”（The Mother Country）出版的书籍，只是根据清教徒的准则作了一些遴选，但是本土作品开始如涓涓细流般出现在这些盗版的外国书籍之间。这股细流稳步壮大，不久就变成了一条重要的大河，它的清流在一定程度上还滋养了与它相邻的别国领土。在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上，无论男女，人们都从这些本土书籍中得到了心灵的满足，因为这些书和这些本土作家们驾驭着这股新的潮流。新英格兰的物质形成过程伴随着或轻或重的阵痛，在两个世纪以前这样的阵痛就已经开始了，但新英格兰的文学可能直到1830年之后才随着这个新时代的来临而降生（尽管1830年只是个随意的日期，因为所有的时代交替都有其相互重叠的部分）。在新英格兰成千上万个家道殷实的家庭里，目光平和的妇女和满腔政治热情的男子坐在安静的客厅里翻阅着来自波士



顿和纽约、仍然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这种家庭阅读活动虽然确实不那么热热闹闹，却给那时的文学气氛增添了许多活力。现在，如果能走进一个这样古色古香的院子，在浓荫蔽日的大树下小憩，沉醉在过去的氛围中，与房东做少许闲聊，比如谈论波士顿消防员和爱尔兰人之间发生的那场令人悲叹的暴乱，以及随之引发的军事增援；或者讨论华盛顿·阿斯顿（Washington Allston）的油画，那可比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作品要好得多；或者聊聊爱默生先生最近的一次演说；或者翻翻新到的一捆书籍；要么交流一下当时的宗教中令人困惑的某些问题等，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但这是不可能的。如今的世界已经物是人非。这样的一些老房子仍然存在，可它们原来的居住者已如恺撒（Julius Caesar）和他的雇佣军，或者如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参加他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的那些人一样，离我们远去。留存下来的只有传统那惨白的躯壳偶尔还在那里痉挛；还有一些垮塌的庙堂，时间已经给它们蒙上了一层历史的光环；还有一些图画和木雕，它们用奇特而平静的眼神向外张望着；另外还有一堆书纸信札和日记也流传下来，时刻提醒着我们，在1830年到美国内战这段时间里，新英格兰经历了一段十分审慎而又高雅的文学成熟期。

有一个人他既身处这段文学的花样年华之中，但又置身其外。毋庸置疑，他是其中一员，但他与其同代人又是如此地不同。他独树一帜。他既不属于康科德（Concord）一族，尽管他在那儿住过一些时日，也不属于剑桥一派，尽管他与其中一些人以朋友相称；他也不能够被归于超验派（Transcendentalists），尽管他与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流派的许多领袖人物都很熟悉。他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心情基本上总是阴郁着，精灵们常常在他身边出没，幽灵也时常光顾他的家；他看到了时间永恒的可怕之处，而他本人却安静、腼腆又呆板，活脱脱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清教徒先辈的遗少。我们可以通过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塞勒姆镇（Salem）的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小姐那敏感的头脑来接近他。1837年，这位性格坚毅的年轻女士碰巧读到一本波士顿的美国皇家特许出版公司（The American Stationer's Company）出版的书，名字就叫《重述一遍的故事》（*Twice Told Tales*）。在从头到尾读完此书之后，她发现了一些以前就深深吸引过她的叙述技巧。《新英格兰杂志》（*The New England Magazine*）里的一些文章也曾使用过这些技巧（事实上，她还写过一封信给那位作者，认为他“应该是位老人”，但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去），并且发现（因为皮博迪小姐好像是个方方面面都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这个



神秘的作者是她那个镇子里霍桑夫人的儿子。霍桑夫人的儿子现在就住在赫伯特街（Herbert Street）上，离皮博迪女士家很近。但事实证明，住所相近并不能帮助她去接近他。一年之后，霍桑夫人的儿子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姐姐和妹妹带到了皮博迪家。他过于害羞。由于敏感地意识到自己那种该死的腼腆，他表现得几乎带点敌意。皮博迪小姐认为他比拜伦爵士（Lord Byron）更英俊潇洒，她对她的最初印象如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楼上，伊丽莎白·皮博迪小姐那位身体虚弱的妹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拒绝下楼，尽管这位来访者比拜伦爵士还要潇洒。这位弱不禁风的妹妹名叫索菲娅，多年来她一直患一种头痛症。这次会面结束时的气氛要比开始时好得多，因为随着谈话的进行，霍桑夫人的儿子不再那么害羞了，他的姐姐和妹妹——伊丽莎白（Elizabeth）和路易莎（Louisa），也很随和友好。拜访结束后，年轻人和他的两个姊妹举步回家，走向位于赫伯特街霍桑夫人的宅子，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新英格兰过去的幽灵。

第 三 节

孤独与霍桑如影随形。在他的晚年，他所担当的公职及他获得的荣誉使他不得不身陷繁杂的世事和朋友关系之中，他不



再像隐士一般地生活。但是，即便是在最欢快的聚会上，他也只是一个公开露面的隐居者。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们不一样，他们享受着社会生活的乐趣，享受着人们的赞誉。朗费罗风度翩翩、和蔼可亲，爱默生温文尔雅、热情友好，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生动活泼、能言善辩，这些特征都不属于霍桑。他可以与这些人聚会并热烈地交谈，他可以参加宴会、文学聚会以及商业性会议，他可以经常光顾客栈码头，他可以主管一个领事馆，他可以遍游英国、法国及意大利，所有这一切他都能够做到，然而他无法摆脱那总陪侍在侧却难以名状的孤独的幽灵，到哪儿也摆脱不了。有些人应该知道霍桑离群索居一事被过分强调了，但他们也在重申这一点。在实际的层面上，毫无疑问，情况确实如此。他确实在到处走动，会见一些人，总是以十分友善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世界，然而在精神的层面上，他的消极遁世一点儿也未被夸大。与同时期那些较为活跃的人物相比较，他的个性的根基更深地埋进了时代的土壤，但是他从不浮现于社会生活的表层。从某个角度看，他更接近乔纳德·爱德华兹而不是威廉·埃勒里·钱宁，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守旧的清教徒。旧时清教徒压抑和阴郁的特点像一件黑色的斗篷笼罩着他的一生。尽管霍桑的智慧让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人类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前景，这给他的沉郁涂上了一抹鲜亮



的色彩，但这些短暂的微光不足以驱散如此顽固地笼罩着他的那种沉沉暮气。他早年的志向、终其一生的文学天赋，以及他个性中的基本要素都显露出一种秋日的气象。两个显而易见的，且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其一是，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日趋成熟；其二是，影响他理解清教、加尔文教和传统的那种阻力。

成熟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其青春的产物。在临近青春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日子，人的性格初步形成。青春期的神经紧张期正是塑造一个人智力的品质与深度的过程，对于霍桑尤为如此。他的青春期及成年早期的生活环境导致他径直投入到了孤独的怀抱，他是一个天性敏感的人，因为生活不可思议的安排而被迫疏远这个世界。在他行事奇特的母亲身上，他看到了孤独的影子，他也看到孤独怎样羁绊着他那寡言少语的姐姐和妹妹的脚步。当他在偏僻小道上散步时，当他在子夜月光笼罩下的塞巴戈湖（Lake Sebago）白茫茫的冰面上滑行时，当他在赫伯特街那间藤蔓覆盖、幽灵出没的房间里潜心研究清教徒编年史，并且从中了解了塞勒姆驱巫案的真相时，他都看见了孤独的影子。在如此沉寂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想象力像飞蛾一样张开灰色的双翼，在塞勒姆镇霍桑家这间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祖屋里盘旋。他仿佛生活在过去，而过去毕竟是只有幽灵出没的沉